南皐鄒先生語義合編

南皋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爾瞻鄒子時與門弟子論學門弟子隨時隨地筆紀之彙為一也近王生輩取而類次之以所答問者曰會語說經者曰解義總之曰語義合編是編行而

學者可以一覽得其全矣剞劂既竟問序於余余曰孔門授受有真血脉路後來迷失學者紛馳外逐蒙昧無主戢如長夜之漫漫陽明氏作闢乾坤而揭日月學始復明一時及門諸賢交

相推演語句貽垂毫與微言表裡後欲循濂洛而溯洙泗者斷不能外是他求夫何傳之未幾意見紛持爐竈各起非惟睽厥所宗甚或操戈相指其究將使後人耳目復眩天地重昏衛道

者切隱憂焉今以讀鄒子諸語則文成之道不孫至聖之宗不墜王持有人又何懼羣言之淆亂哉鄒子蚤歲困衡動忍增益不以大節自限不以完行自多心研身體獨詣旁參一旦豁然

直窺聖奥故所吐露語〻歸宗其答問也隨機指點當下拈提示之庸行庸言而實不學不慮雖衆人樵子皆可與能即慧士聞人難以意測其解經也一本已靈代宣聖胳如珠走盤不出

不滯揔之皆孔門真血脉路非口耳皮毛而已者陽明而後復有鄒子吾道常明詎不在茲也耶或者曰陽明子不能使人盡信而鄒子之語果能通之人人乎即子知之又誰能信子之知

言也余曰聖人真脈相傳即陽明子所謂認祖宗之滴骨血雖經千百載猶能滲入豈與之爭是非於一旦哉子思子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孟子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所期待之遠

類如此故吾謂陽明之語必與
庸孟俱傳鄒子之言必與傳習
並著茲言以俟後聖當不易也
余推尊陽明或有識余阿者余
曰道之所在烏知其他合於鄒
子之語亦道所在也於是守言

時

萬曆丙辰夏仲之吉剡城年弟

周汝登撰

讀鄒南臯先生語義合編

承㸁誦法孔孟而竊窺聖賢立教之意總之不離當機者近是故一貫之示寧有兩途或直提於未唯之先或徐語於非與之後非一貫之有後先而聞一貫者之有後先也是以性道文章夫子何日不行生於宇宙而神

機相逼閒文章即聞性道境悟未臻
聞性道亦止屬為文章矣蓋罷有利
鈍而教無閑遮機有淺深斯語分上
下知此者可以讀先生之語義合編
矣是編先生與同志及門之士所講
德論道者皆萃於此片語微詞直捷
簡易逗機合拍啓聵振聾夫幽室而

燭以睎暘甘泉而酌之酷暑有不豁然舒騂而爽然沁入于肺腑者非愚則狂疾矣然承㸁因讀合編更有感于世敎焉楊子雲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伯淳氏起而正之曰䧺之言非也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賢人言道如秉燭以照執如

意以揞物也可謂明矣聖人目照而手揞者也故賢人之言近聖人之言尤近明道其知言乎宗之何學者學一先生之言而竊其餘也吹簹轉轂如媒妁之行詞拾有摭無類巫師以嚬咲試令反而自求其立言之意亦且茫然不得其解此其故在隨人若

夫避階級俱捐之說乃不爲動靜互察之功晝脂鏤冰摶虛吹影了無一語可以實體常行此其故在自昧夫設教者機乎而軌正始適道者境實而途清故自滯邊見而墮語後之機借重玄而托妙門之鍵者皆司世教者之所深憂也尹亦有言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夫豈取諸尹之所有者而覺之哉明之乎斯道實斯民之道而尹之覺即民之覺也然則先生之立教意在斯乎讀是編者得其覺民之意則可矣

丁巳清和後五日後學祁承㸁識

於一貞亭

鄒先生語義合編序

葢邦華弱冠從吾師鄒先生遊而竊窺先生之學之大也已浮沉仕籍每奉先生教而竊窺先生之學之日化也比謝事歸而先生之講義語錄爲門墻士所彙集而合梓者已裒然成帙矣華不侍先生皐比十餘歲纔開

卷如涼風生兩腋徐讀之如遊子萬里尋家而忽望其舊國邑也乃作而嘆曰有是哉先生振世覺民之心之無窮也今天下宗門之盛簸踰姚江姚江良知之指會其真諦可以直證元本溺其影響終至墮落坑塹說者謂姚江學脉伸於吉州不知吉之先

輩率從收攝蓧聚中多所自得而矩矱罔尺寸軼故有功於聖統而不必示異於姚江謂姚江合符吉州可謂吉州自為吉州亦可乃若先生天授竒穎志銳而力厚自憂患備嘗悟門轉超故其學以透性為宗而以生生不息為用以一掃葛藤直窮無始為

歸而以規員矩方慥慥皜皜爲鵠顯微動靜融爲一致内外體用會爲一原其精實嚴密伊川紫陽無以加而其超脫直截寧惟比肩濂洛臨汝諸君子即晋而伯仲顔孟揖讓於闕里之堂顧不優哉是以海内學者或以流淚决性命之防而先生有範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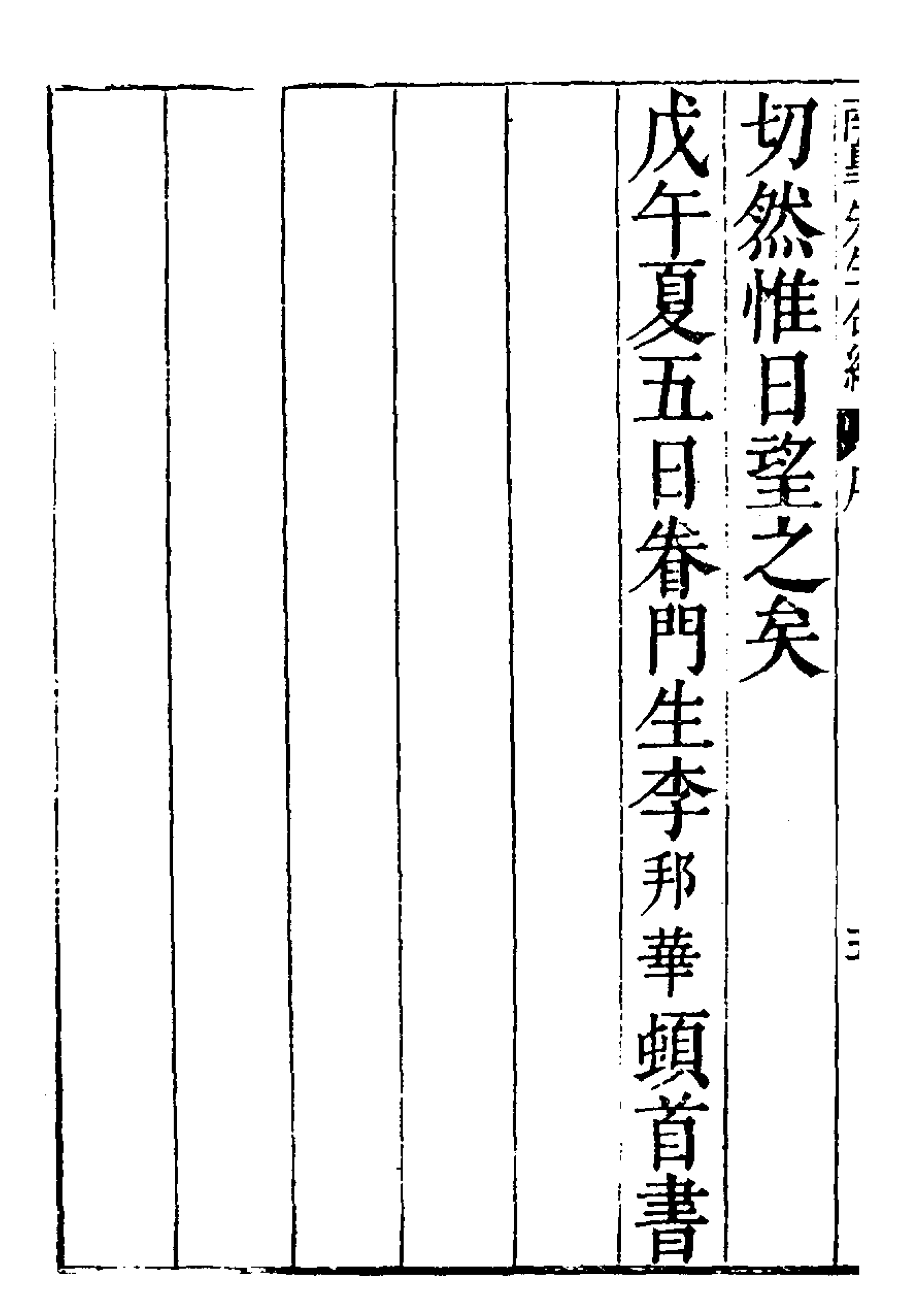
或以膠執增本來之障而先生有鑪錘在然則先生何必宗良知何必非良知譬之耕者有美種焉姚江植之荊棘林莽中亭然獨秀而世顧多認取未確一切含菑基捐灌漑以任情爲直養而不知根荄盡斷先生擇此甚精蒔此甚固疆畝之陳修稂莠之

翦除秩然森然以故發榮鬯茂天下始共知有大美而不疑是姚江之學藉先生乃行而先生之學固已包孕姚江俟百世而不惑矣讀語義者其尚知先生之功在斯文如此其鉅矣乎雖然道不可以言言也不可以聞聞也得其解者默識已證先天六經

真我註腳矧性自性命自命置尊於衢行者斟酌焉冷煖甘苦人不能代之口也懸燭於庭四壁取照焉明昧遠近人不能代之目也先生諄諄然剖鴻濛之秘藏抉千聖之奧緒微言顯證旁引曲喻無非懼正學之將湮憂人心之長夜故閔閔皇皇若建鼓

求亡如恐不逮第其所可窺者在語義中而其所不盡傳者在語義外會其神則語義之中有先生而先生之外無語義涉其跡則離語義而先生遠泥語義而先生益遠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而他日曰予欲無言故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可得而聞先生

亦有言凡學從言語文字入者亦從言語文字而悟從言語文字悟者亦從言語文字而止至哉斯言學者能直前承當契先生所不盡傳之秘當知是編如筏喻者迷關既渡無筏可執庶幾先生振世覺民之諄諄爲不孤乎華愚何知知則於及門諸友生切



切然惟日望之矣

戊午夏五日眷門生李邦華頓首書

讀

南皐先生語義合編賦五言古寄贈

兼別高弟吾宗子君文學

中天已云遠精一誰與傳重光在洙泗萬古總一肩其書經秦火不絕僅餘煙聚奎屬宗室文成接真詮猗歟鄒夫子興起遙先天困衡當諧蓋何

異迺古田有如設掘井九仞斯及泉
又如陟五岳靡不窮厥巔而涉千古
骨祖派的不懸青原執牛耳從者勝
雲連皋擁數十載金石直可穿易簡
乾坤得中平道岂偏傳習益垂世曰
月睹重圍匪獨剗城子論定出同年
俾余個中鑄史得我同然試懸五都

市陝掛北斗邊曾攜我濱海叨遊鄴
曾荊世沐君子澤先大夫歷賜塋表乃云千里
敢比肩高第者誰子吾宗根久延一
旦揭相示令我頑遇僻鄙君不復生
鼓不奉周旋康裴歸陶範七尺非棄
揖羹墻儀如見堯舜奚遠爲甚心至
今在得魚可忘筌歸告余夫子吾道

師合編瀟〻風雨後二曜滿前川

萬曆四十五年歲德丁巳五月念乃

日閩桃源天風子李閩芳伯秉

甫頓書

小作題

鄒南臯先生講堂請

郢政

宣聖去已遠正學多榛榛嗟哉世儒生空與糟粕親涓川在懷中含織問鮍人哄彼愚公山老昧襄城津鄒生起吉水矢志効先民探討入無間奧

肯得其真筮仕正人綱慷慨以批鱗
全生天地德居夷歲月新家家青衿
子執贄河紛繽講席遠塵囂堂搆傍
城闉睥睨千峯合臺隍一水瀨旦夕
聚羣英至理得而陳無欲堪作聖抉
機在求仁君子用變夷誦法以書紳
勝蹟匹龍場千載若比隣　戴熤

刻鄒南臯先生語義合編序

士君子立言亦甚難矣夫言以詮道而多言亦所以晦道尼父曰為不厭誨不倦而先之曰默識既以學之不講為憂而終之又曰予欲無言豈可玩已夫惟善學者得其言而悟其所以言後悟其所不能盡言故是術也文

江鄒南臯先生名傾中外養高衡泌一切名位世味俱澹然不以攖念獨惟是直承正學闡道淑人以故執經問難者屨滿戶外而先生闡析疑義抉翳發覆人人皆虛往實歸說者謂今之青原文水不殊昔之杏壇化雨豈其然歟其證學諸論大都具願學集

中而此之語義合論則先生所與及門士答問講義彙而成帙者亦一舉業間廣大悉備大振先生之學以遂性爲宗以宗爲教故無教非宗即體即用即下學即上達其實循實證無一不歸之日用倫常而其活活潑潑之元元本本無間該神化抉性命即隱若與

渫徽之聲欬人若與隸物若飛潛喜一不歸之天則明命於意隨言徼則如斐旻之舞劒遇其便砍歘忽晃朗令人意失或意超言表則如由基之善息引矢不發而巧力躍如其在吾悟者睹指識歸為採曰虞淵洗光咸池閶闔幽渫之六舉為之昭蘇昂不

善悟者亦由此端扣之際如開門見山渡河得岸渴其階級可循步趨斯真後學司南哉雖然先生以振世覺民之深心固不得已相迫而有言顧以透性傳宗之奧詣又豈徒以言言守子與氏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涵泳則在乎讀先生言者之自悟
耳慨乾近談學亦多岐矣肆云虛無
非不高極無稽偭入無倫而按之如蒙
霧觀花隔鞾搔癢及之身心性情多
不粘關其失也蕩即有實脩行持者
而見地未超每多支離粘縛之苦其
失也陋至於以得解自鳴者又漫意

見横生有所閡復有所執未免沮賊
俟子岐路亡羊之嘆其失也錮試繹
先生與友人論學曰吾儒無責位外
性命又曰道與學一有名相終隔千
山萬山其叙宗儒譜畧曰學者由
藝宗倚直證本心頓息法見搏唐虞
周孔在斯須閒若復辨儒釋較同異

意之爲害去道愈遠味斯訓也固倡學之頂針而末流之砥柱也要之意見害道爲毒更烈葢自姚江以良知一脉提醒人羣及門幾半天下乃末嶺闡與者亟不免以伸陸次朱爲疑城獨我吉州先輩若鄒歐兩文莊羅文恭等𡻕吾信姚江宗旨不疑顧每以躬

體爲符證文恭有曰世世那有見成良知須從收攝保聚中來先生妙契象山獨證良知精詣至如先陽格物窮理之訓爲後儒異同者亦以直窮其論人無己之心而並伸之於吾姚江之傳始盡人尊信無疑故人謂我吉州之學有功姚江而先生合證橫發

觸處靈通而存翼聖真振絕學者厥功更偉不啻與姚江爭烈矣學者能由先生言以悟其所以言與其所不盡言斯刻乃玄珠非象罔不然其與買櫝還珠者何異余刻先生願學集並翻刻是編以廣同志且祈交相勗焉

己未春仲月眷晚生龍遇奇拜手書

南臯鄒先生語義合編目錄

會語上卷

會語下卷

鷺洲會紀　莘和會紀

仁文會紀　鐵佛再紀

講義上卷

上論六十九章

下論十八章

講義下卷

大學九章

中庸二十二章

孟子二十三章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龍華客證

水有源木有根學有宗學不通宗者終身無道遠人之于事有欲則繁無欲則簡人之處事有欲則難無欲則易人之觀人有欲則昏無欲則明人之處人有欲則僞無欲則真欲之利害介然如此全得濂溪宗旨

友問學要積累如天行健先生曰天行健却不是積累得來生生化化只是自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真為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固膠

天無心以人為心外人而言天者不知天者也善事人即善事天心無體以倫物為體遺倫物而語心不知心者也盡倫物即所以盡心

五倫是真性命詞氣是真涵養交接是真心髓家庭是真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真心疲

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性

問爲之不厭是何事鄒子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迹上學夫形迹聖人之蘧廬也可以一宿不可以久處所以厭聖人獨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日日此生機時時此生機歲歲此生機不知老之將至安得厭

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

者必嚴脩身不嚴脩身媚世者也予不善處世

總之脩身未嚴

古之人有事親小心翼翼純一不巳者予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從兄不二白髮如赤子者予學之未能也古之人有惻隱惟恐一物有傷卽僕厮不慢者予學之未能也更說甚讀書博古

學者有志于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人在仕途如入淫房酒肆有能不醉不亂者吾願

與之爲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躭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持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真從假中出彼旣假矣我棄其真是因噎廢食也誦之躍然

今人得一器曰何代器得一畫曰何代畫以是博古乎咲之古聖傳來混沌心任其澆漓上祖傳來忠厚風任其斲削是所謂反古之道

問尊德性一節功夫句句要做鄒子曰做了尊德性又做道問學一日之間了得東丢却西終是沒頭學問

問佛家輪廻信否曰奈去者不回無從討實信只信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日間無襟念夜間夢亦清日間憧憧夜來擾擾含生前輪廻譚死後輪廻愚矣先正云縱使有地獄不應吾輩入信然

問儒佛同異先生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

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

有歌胸中一點分明處者問如何得分明先生曰

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

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亦天

人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最初一念便是終身結果

吾輩不能成立只是未有真志

馬上最好用功未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

逐

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閒避

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且害人

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必未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着便着

人只說要收斂須是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真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外面是個寶裡面是包草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

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已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滿界黃金浪子揮百金爲草芥富人護粒米如性命饑者得一糗若粱肉貴家以海錯當常餐嗟嗟物之不得其平如此

天生賢者所以教愚者賢者而自私其善子孫必愚昧更甚天與富者所以周貧者富者而自私其財子孫必饑餓而死予遍觀世界往往在靚賢且富者可思思

十分縱談時不盡十分縱談話十分順意時不作十分順意想十分得爲時不幹十分得爲事此是大福氣的人大德量的人

爲祖宗養窮人爲祖宗教愚人爲祖宗化惡人爲祖宗容橫人爲祖宗培善人自家而外皆君是天地是我大祖宗天下人是我一家大衆子弟

此是何等心腸乃見真學問

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天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真是

爲已之學

世學者好說嚴毅方正寻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忍襲嚴毅方正之迹哉

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與人隔絕何啻胡越

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旣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脩行人却要脩行旣脩行人却要不知有脩寻見世之稍學脩者嘵嘵自別于人其病與不知學脩者一般有甚差別

予閒居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

道無揀擇學無精粗

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了

予觀世上人受用長遠者未有不是心田寬平有一分心田自有一分受用如鼓應桴不爽

爲病而設方者病巳方可除執方而病增矣爲津

而設筏者津渡筏可舍執筏而津迷矣聖賢之言教人類如是

四鄰日日見有死者常于此儆省自無歇手處耳

人生世間如草上露有若多光景善謀生者萬古流芳一日不善謀生者一日遺臭千載

今世所謂高明者發揚莽蕩而已所謂沉潛者包羼柔媢而已發揚莽蕩者一收拾便可回頭入道若包羼柔媢者其骨髓莩難抽故聖人取狂取陽

學問原是家常茶飯醲釅不得有一毫醲釅與學爭遠

氣勿浮浮者如萍之浮瀁無根勿露露者如根之暴露難成勿揚揚者如塵之飛揚無止君子欲沉欲深欲渾欲涵欲遂欲斂欲定

人苟能改過遷善昨日地獄今日天堂昨朝屠估今日佛子故曰雖有惡人可祀上帝吾輩不可以舊惡棄人夫人不可以舊過自棄

衣煖而不慜寒者文繡而土木也食飽而不念饑

者禽畜而嚘豕也天與人五官五常土木耶禽畜耶

道無對待有對待者非道也學無等待有等待者非學也

今之大老動云後生浮懆無前輩風範不知前輩老者作事可觀立朝有法居鄉有度見後輩多少接引誘掖心腸今却不免忌嫉心在挾長挾貴要後進依附爲用有志之士寧甘踈遠之嫌耻作趍炎之態正好自責未可歸後輩罪也

康五峯老而聾請曰不得聞先生教柰何先生啓手曰不聞亦式

學人最患無志猶最患無知與無志人言難與無知人言猶難之難無志人一旦發念如槁木得雨發生有自無知人終身自是臃腫朽木雨露之潤不得成材

吾儕須作升手升脚學問今人瞑了目合了口拱了手齊了足自以收斂之極不知中藏多少不好在有道者視之祇是作僞

燕臺會記

呂新吾云四勿功夫亦時時少不得先生詰之曰兄此時與吾輩言亦與吾輩應酬目又視我耳又聽我視聽言動一時齊發豈是做了非禮勿視又做了非禮勿聽做了非禮勿聽又做了非禮勿言動此時不可不省察

呂又一夜過先生曰孔子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若錯了便不是先生曰與上大夫言有時侃侃亦是誾誾與下大夫言

亦有時闇闇亦是侃侃須要識得此意若一味
侃侃閭閭上至于畏下至于陵了所以斟酌其
間者是箇甚
呂云知行還是兩箇先生曰是一試言之呂云我
攜盒來見這裡初然意思要來後偶有羈絆未
得來畢竟是未行先生曰畢竟是未知呂云如
何是未知先生曰畢竟是當初來這意思未真
若意思來得真縱有天大事必要來了是知即
爲行若來這裡是爲何事無非彼此商量學厤

非爲商量學脉來這裡做甚是行即爲知若知是知行是行行知是想行是𡨚周子曰來固是行有事不得來止亦是行

孟我疆曰如何是道心人心先生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

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于理即不覩不聞也果從孔子之言乎抑從陽

明之言乎先生曰孔子懼人看得大粗了指隱處與人看陽明恐人看得大細了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

近日有一二人彼此相伉借予短之以助其熖予見一大老不覺發誓既退自悔曰予自待其身之薄如此予果無是事即彼疑我予受之巳矣此還在世情上毀譽間起念非老父仁子也猛省猛省

孟我疆問何以做爲善功夫先生曰有幾樣有一

樣錮蔽深重將平夙習氣從平旦猛省是學者
爲善有一樣直養平旦之氣無害是大賢爲善
若舜之爲善直是通乎晝夜耳

南都會紀

一友曰予口雖與先生話余心下在做工夫先生
曰然則兄心口不相應了
友問吾有知乎哉叩其兩端而竭焉先生曰鄙夫
只爲有這兩端所以未能廓然聖人將他那兩
端都空盡無餘了同歸于空空曰然則致知之

功如何曰聖人致之無知而已曰然則格物之說如何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真格物也

龍華會紀

楊如石問格物之說有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然貫通者有云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者有云格式者有云格者通也通吾心宇宙之故物者其說不一將何所從先生曰學在識仁識仁則無之非是不識仁則無之而是

劉開卿問夫子時言仁又曰子罕言仁何也先生曰子且識仁生曰何曰夫子發揮仁再無過仁者人也一語透洩殆盡當時我看仁做箇幽深玄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我輩在一堂之上卽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

解見仲問夫子只言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先生曰今人作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近來知體卽用用卽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無未發非予言也軻氏曰惻隱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繼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諸君體會自見

曾生問曰問生機時有開發奈不接續斷何先生曰無斷續者體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卽是藥識得斷處就是續

諸君歌請君隨事反身觀之句先生曰先賢詩不是漫作的諸君要自體會一堂之上有問卽荅

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些否此理不須湊泊不須幫貼

先生曰此學不是漫說的如平素不能處家庭里閑却會處家庭里閑平素不能忍耐從容却能忍耐從容此便是講學之盃不然與不學人奚別學先變化氣質爲第一義

劉懷蓮論心性有不同先生曰只一無二曰有謂心在性先者有謂性在心先者曰性在心先此祖天命之謂性而言也心在性先此祖生之謂

性而言也予竊謂先在知性軻氏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者了無一物渾然太虛之謂心性亦是强名諸君聞之躍然

玄潭會紀

邑學諭劉君問曰日間苦心出入不得停住先生曰心體本無出入而意則有生滅復告之曰公知亡即是存知出便是入

瑞金朱英儒問曰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曾點童冠偕春其樂何如

先生曰昔人云欲知孔顏樂處樂先知孔顏憂處憂見臺公云蔬食飲水卽是樂非是蔬食飲水外尋討一箇樂先生曰然

廬陵胡瑀亜問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空空如也又曰屢空如今心中紛紛念頭如何得空先生曰公日間吃飯飲酒不礙胸中却以意念爲礙胸中乎且有酒于此盃中不空矣纔飲乾便空是酒自乾乎是子飲而空乎畢竟子飲而空口說不得空爲仁由巳可不體認

求仁會紀

康五峯問曰先生師門之光宜何以教我先生曰先生年七十餘孜孜矻矻斯會卽不開口一字有餘師矣

康生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先生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

康生問克己復禮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巳字同否先生曰明道已詳言之矣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爲先天之學坤是後天之學孔門惟顏子領悟得先天然乾中有坤坤中有乾分不得

胡生問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以忠恕發之語云忠恕違道不遠則忠恕似未足盡一貫先生曰我昔日不能無此疑近看來曾子見得條條是道故近取以言之雖然諸公不要去摽一貫且體忠恕如恕字一生受用不盡我平生覺得處人處事只是不恕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

如巳之心不思如人之心如巳如人均齊方正
更說甚一貫孟軻氏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先生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二則對不二
則無對須知生物不測卽是爲物不二離了生
物不測別無爲物不二篤菴以爲然

青原問子會約內三悟語何所別先生曰總只是
一悟子當時無柰何說此三段使人深思自得
耳又問曰脩與悟有別乎曰離悟無脩離脩無
悟大段只是不奮故曰不憤不啓憤則自悟自

脩

蕭生問曰學不長進有三憂憂似憂懶憂非似是而非若精神懶散世間譏訕有此三憂如何制

先生曰總只是一憂總只是憂非非與是對不見學之是只是不信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若信我身便是堯舜禹湯文武之身自然不肯安于似是而非自然精神振作自然一家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

有布衣曾廬墓敦古行聞先生言來聽教請曰脩

已以安人有脩已之心便有安人之心我里中人不安者甚多如何筴得脩已先生曰我二十年前熱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且論脩已脩已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實以行誼表于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先生知其欲犯里中豪勢故敎之以安身之道如此貽爲善錄一冊其人欣然而去

蕭生問學貴磨練請問磨練之方先生曰公身上

有痛否蕭生曰將手去撫有癢將何處蕭生曰將手去搔先生啓手曰陽明先生云自家痛癢自家知痛癢何須更問爲君要磨練還請自磨練

塘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了生死遍問諸人未荅先生曰人只是意在作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

鐵佛會紀

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先生曰

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
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吃釋亦會吃既能
吃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拋
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
不能治天下國家

問今人如何心與孔孟不同先生曰公若以心與
孔孟不同只恐心來告寃予試問公孩提下地
來叫一聲孔孟此叫今人亦此叫見父母知愛
戀孔孟此愛戀今人亦此愛戀見兄愛敬孔孟

此愛敬今人亦此愛敬如何不同曰然則卒不同何耶曰庶民去之孔孟存之曰何以去何以存曰去者迷也存者悟也

又問曰王味菴教人只是靜坐日間苦思慮不了私欲不斷先生曰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若靜到心明我亦無以告子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觀瀾會紀

安成豐成卿曰門生昨赴會册行遲暮夜覓寄酒

肆遇有演傳奇者心極欲看旋思曰本來入道德之門柰何置身紛雜之場克制之而欲看之心未已果欲看爲真心乎抑不看爲真心乎將以欲看者爲真則已馳其心于無益之觀將以不看者爲真何此念竟不能釋先生曰子初入門宜以不看爲是若論真心如蓮花出水淤泥不染不看亦無加看亦無損

又問曰學未有不由師傳者然見師曰少別師曰多若以心爲嚴師師心自得又恐流入曲徑求

一指歸先生曰爲仁由己心爲嚴師此語千古的訣孟氏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此語不是誑曹交若肯學則家中童僕皆師也矧曰父母兄弟

又問曰心何以謂之盡性何以謂之知釋何以謂之明見道何以謂之脩鍊同乎異乎先生曰我說與子何以謂之盡謂之明謂之鍊是我的明與盡與鍊與子無干子且今從何以盡何以明何以鍊實落做去必有歸一之路

問覺與悟有淺深否同異否先生曰小覺則小悟大覺則大悟又問曰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何以有乾坤之別先生曰乾道是率性之謂道坤道是脩道之謂教究竟眼明後實無分別又問曰明道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何以能與物同體先生曰子且從恕處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近仁則自然與物同體矣

又問曰會約先悟從何處悟起先生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俉彼獨何聖而我獨何愚便當發一箇憤又問曰會約重脩不知從逐事逐物上脩亦不知以心宰制萬物謂之脩先生曰心與事物無間除却事物外無心以一心宰制萬物亦不是將心與事物奏合是卽心卽事卽事卽心非二之也

大樸會紀

江起潛問亦足以發先生曰聖人之學無意之學也不違如愚無意之教也亦足以發無意之發

也人只在已發處學誰向未發處學

江生問盡心知性知天先生曰今人以胸中爲心子且胸中乾淨得來我與爾說知性性從生目視此性也耳聽此性也手足運動此性也子于此處時時體貼有日自知性知性則心自盡即心即天

江生問生之謂性先生曰此章書告子說得不錯只是當時欠一承當如以白雪之白白玉之白白羽之白子謂有異乎無異乎將物打在身上

牛此痛犬羊此痛人亦此痛但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先正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物豈無性

常熟秦子澤問天下歸仁先生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有油蔴大外面有天大子齊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卽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着身學問不是大奇特事聖賢設教不是玄遠的說子且從日間現境看起

江起潛問堯舜其猶病諸先生曰此非夫子不能道夫子不曾居堯舜之位却能透堯舜之心堯舜心實是有病且道堯舜在今日心有盡時若他人則便以堯舜驚倒了

歐陽念中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庶乎還有着落否先生曰若庶乎有着落卽是子貢貨殖安能得屢空

歐陽憲明問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一節先生曰不由聞見直任知體此聖人之知也因聞見而有

者知之次也

同仁會紀

辛丑冬同仁書院落成大會先生偕同年羅給諫至席間覩曾見老條件有不得護門面相心喜因請教諸君曰余輩當作樂天學問近日只要人畏天自家再不肯樂天樂天者有保天下之氣象何等廣大畏天者只是保一國之規模何等局促若自家不肯樂天久之天威至不怕你不畏時演泉周先生在坐欣然曰良然良然吾

鄉近日處事有科第人家無科第人家故家及非故家人衆寡力盛衰大體截然分別斲削元氣先生曰吾輩若不作主張人寡力弱之家有事不幸遭强盛之家處得無轉身地同黨又欲從而加威恐怕得罪於天吾輩今日在此講學學此仁仁視天下皆吾一家一隅之地大段以扶弱恤小爲主學從此路使鄉邦實受其福方爲眞會眞是同仁卽仁卽聖不然縱說心性入微耼總是閒語愧彼自好不爲者爭遠矣

玄潭會紀

壬寅春金山人安一在座述粤中大會吾友楊復所數曰只是講學而時習一句再無奇特語先生曰君薄此數字耶孔子聖只是一時字易每卦必賛曰某之時義大矣哉無論此兩日說經年說不盡終生說不盡千生說不盡天高地下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鳥語花香魚躍鳶飛說不盡堯兢兢舜業業禹孜孜夫子發憤俱爲此一字不得親切學而時習首章至末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噫其義微矣

青原會紀

壬寅秋先生赴青原會偕門人謝生邦梅周布衣在中同冊艤永和遲諸邑同志數日無一至者問之則以青原疫盛諸僧病不能起者衆遂止劉野儒指竹林間茅屋曰此故宋丞相益國故宅遺像儼然予偕三四人胥謁覩古剥落殘垣敗壁不足妥先賢靈因與二三君言曰大凡人生多才之地往往爲人所掩益國在宋亦謚文

忠今人多知歐文忠以文忠勳文出益國上益國亦爲丞相人多知文丞相以文丞大節出益國上若益國在他郡其隆祀不知何如然予讀益國籍在宋無有留心出世之學者此老于此學獨深近諸君既搜其遺言剞劂以傳亦安知無專祠以祀豈精靈秘久始洩耶譚罷各歸舟欲返先生告謝生曰君豈謂以赴會來不會便即索然耶此道不以一人損不以多人加不以言有不以不言無當知無人無我無會無不會

方爲不可須臾離如此此則時時必有事焉周布衣曰卽此會至矣書之以告同盟

癸卯秋先生偕陳繹曾劉汝一解士儀董淑脩赴青原繹曾問曰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又曰持志無暴其氣功夫何似先生曰此有兩項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

可用雖然此是調停大音希聲不調自合能直透心體不必言持志亦不必見無暴矣如告子不得于言四句功夫亦細此是依役法未可盡詘亦須事領畧士儀又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章先生曰此不必別看道卽五達道除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無道德卽三達德除知仁勇無德仁卽德中之生意處游藝卽道全德備仁熟之至除道德仁無藝邵子弄丸安樂窩中卽此意

董淑脩問吾道一以貫之之義先生曰子未便

悟一貫且一味從忠恕做去子貢問一言可終身行只在一恕我輩只是一恕則天地民物打成一片何者不貫得

問仁會錄

問明明德有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有云即良知者有云乃行道而有得于心如智仁聖義中和之類若虛靈乃心體良知乃知體俱難名德必正之致之乃可明德者有云明德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所謂君臣之

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别長幼之叙朋友之信天叙天秩燦然而彰明者是也諸説孰是先生曰諸説俱是既謂之德自然虚靈不昧自然良知卽知卽仁卽聖卽義卽中卽和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義在夫婦則别在朋友則信在長幼則序致之正之明德之功行道而有得于心此語要善看若心中有得不謂之自得自得而後謂之明德

問明德之訓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虚靈不昧

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羅近溪先生却云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無時而昏二說孰是先生曰氣稟不能拘物欲不能蔽語體也然有時而蔽有時而拘者非本然之體學在識此體融則爲水凝則爲氷水與氷有二哉識此則更不必以明德明德矣儒者頭上安頭樓上架樓二之也

問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二語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則爲物欲所蔽者有之若云氣稟

所拘則孩提稍長無不知愛親敬兄孺子入井無不有怵惕惻隱呼蹵之與雖行道乞人所弗屑受何嘗有氣稟之拘乎先生曰孩提愛親敬兄孟子指其天然不費人力處要人認怵惕惻隱及行道乞人弗屑此如水上浮萍忽被風吹見水從風吹見水處不蔽始不能拘不然混入識浪去

問必愼其獨有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近遂有以念頭初

動處當之者又有云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愼獨之功從何下手先生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眞愼獨也人所不知已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即伯子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此爲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肯致力亦佳

問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與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不知同否先生曰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凡人也聖人三月不知肉味愚謂不知有肉味也如人一心齋蔬那知有葷味意若肉到口不知聖人與逐物者奚異

問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性命本來一孟子卻云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又似乎有二若何先生曰性有以生生言者有以寂然不動言者命有以主宰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性命原無兩

子思與孟子言有先後或各有所歸子思所謂即寂然不動之旨孟子則以流行中言性此即别得明白亦是閒說話身上體貼得受用得是真性命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為常人未必有此語然否先生曰常人未必有非無也常人有而未必覺也平旦夜氣即未發之中

問鬼神之說經傳所載甚備故古聖制為祀典亦甚詳今學者多言無鬼神輒以司馬氏形既朽

滅神亦飄散之說爲辨若然則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說非與先生曰學者言無鬼神此是擔板漢不知自己即是活鬼神一言一動一闔一闢即是鬼神肯信得身是鬼神自不肯虛生浪死

問中庸言盡性孟子言盡心盡心與盡性同否先生曰盡心由于知性知性方能盡心性無形氣心有知覺世有知心者知性者少知性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問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則四十以前乃在惑中立耶先生曰不惑即不惑所立者耳若未到知命耳順不踰矩地步即七十亦有惑但聖人所謂惑微細惑爲人道之地吾輩不得進只是不肯疑疑到死方謂之聖人再無有自足時節

問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敢問何如謂之聞道先生曰請問君喫飯問我何以爲飽予實未聞道無可奉告待聞而與君言有叩鐘于此君聞

聲乎是時作鐘想作聞想作非鍾非聞想

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子却云忠恕違道不遠忠恕與道是一是二先生曰一莖草多少生意謂忠恕不是道乎違道不遠學者之忠恕也聖人忠恕即道無二見

問三月不違仁與日月至焉其心從何分辨先生曰吾輩果百日精神凝聚即知顔子如今精神散亂即日至有歉朔日月至即辯得明如貧子說金不若從一息處即能通萬古理會則不必

較計歲時久近矣

問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所樂何事先生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此尋孔顏樂處真功我亦不知所樂何事

問夫子不夢周公莫已造無夢境界否先生曰縱與爾說得明終是說夢在

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聖人

前此尚猶有大過否先生曰易之體剛柔剛柔
惟趨時時過剛過柔者其常也而剛中柔中者
少聖人之過衆人不知過知過所以學易夫子
聖之時學易得來
問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果有二乎先生曰德性
之知本體也見聞之知識神也迷則將賊爲子
悟則波郎是水
問泰伯仲雍俱托爲採藥之行而仲雍斷髮文身
與後世出家修行者何異乃夫子一稱之爲至

德一稱之爲中清中權何今之儒者于二氏者
流獨闢之先生曰子不闢便是
問博文約禮敢問所以博之約之者安在先生曰
博是誰博約是誰約能知博約者自知所在矣
問可與共學矣何以不可與適道先生曰可與共
學者意也不可與適道者意見横于胸中也共
學者如毛聞道者如角
問割不正不食近有解作割宰之割曰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

而殺謂之不正此說殊有深意乃今有戒殺者
輒目以爲異豈習俗固難變與先生曰割不正
不食此解亦好世間有好生者有好殺者亦氣
化使然不足異也君子只救得幾分子初登第
思自已無功德何以有此既思之想是不曾遍
閱剥狀世俗一中舉便爲人所迷椎牛開剥上
官不能禁開鄉里賊盜之端吾吉近中諸君子
皆有善根所以異于他郡邑者此亦其一端
問未知生焉知死何以謂之知生先生曰今有人

于此問知生死孑告之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
未死曰吾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
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
問克己復禮爲仁朱子謂必克己而後復禮近有
謂克能也已自也謂能自復禮便爲仁二說孰
是先生曰能自復禮者可以語上也千百里得
一人如比肩焉必克己而後復禮者初學授此
拄杖便不跌倒無着落
問非禮固當勿視固當勿聽然亦有非禮之色非

禮之聲當前將視之聽之則非禮將不視不聽則當前其如之何先生曰視而未嘗視聽而未嘗聽過卽化存卽神此聖人事好聲亂色不留聰明學者且循着規矩去能日與賢師良友處何有非禮之聲色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先生曰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子作麼生不必問我我不能告之子猶子不能告之我自家痛癢自家知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必如何而後可以無怨先生曰只在學學則西銘一章在身上那更有怨在

問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學必如何而後可以消去名利之心先生曰名利之心下地即有如童子得一摶黍即喜稱其好即喜此即名利種子欲消消不得必有所以勝之者看破是已看破則自淡淡得下方見得定此

楳賓告予語

問夫子繫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乃語子貢則以多學而識爲非何與先生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此大學也故曰大蓄多學而識此小蓄也識在前言往行之先則有默默如猫捕鼠之意識在多學之後則有貧子暴富之意

問夫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敢問其不移者性與習與先生曰不以習而增不習而減此性體之不移也語之善不

信語之惡不警此習之不移也今人能移不移
之習後能透不移之體
問六言皆美德不學則各有所蔽乃令反有以講
學爲非者何與先生曰以講學爲非者開目如
是請問其自少至老自朝至暮還作何事若是
庸人則其言不足聞矣蛟龍不與魚鱉鰍蟮同
作生計壁立首出始得承當
問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兩
難矣哉同否先生曰無所用心至寶在匱未爲

失也言不及義則取竇而焚之矣

問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夫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敢
問其所知者何在先生曰日間問子以時義子
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
所在卽命卽陰陽五行之數亦天命說到知徹
地少一件不得

問讀書而不明理豈非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乎先
生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煞不在言下理
會儘入細微矣不肯亦不曾得告子心姑且置

若讀書不明理說甚讀書

問氣體之充也直養無害何以遂塞乎天地先生曰試與子自朝至暮直養氣塞天地否不必設譚此是實事

問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其善言者安在先生曰仰鑽瞻忽博文約禮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儘善言德行在

問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者也乃陽明子謂堯

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豈堯舜猶賢于文王孔子乎先生曰陽明先生亦是偶言未嘗以聖賢分優劣聖賢分量充滿各隨其時若論時唐虞與夫子爭遠

問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何由周而來王者之興不符其期而名世者亦不數數見也先生曰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即名世也孟子看得到故自任

問孟子云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敢問所以幾希者謂何先生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子謂然否是否與禽獸異

問楊氏爲我是一于自私固不足道若墨氏兼愛亦庶幾與物同體之意何孟子闢之之深如此先生曰與物同體非以已合彼之謂原自與物同體曰愛則着情矣然楊氏爲我非如人自私自利之謂是藏身之意

問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爲君今人之不樂講學與講學而不能實踐者豈非自暴自棄之甚乎敢問其病處安在先生曰不樂講學與講學不能實踐病痛亦只是自暴自棄試看近來笑講學者那箇不是氣粗暴的人那箇不是氣暴露的人如陽貨夫子遇只是遜不必與之言自棄總只是混過一生連父母都不想如人拋妻棄子流浪在外所以可哀說到此子輩學不歸根此暴棄二字少不得

問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事上帝若聞義而不能徙不善而不能改豈非下愚不移　先生曰齋戒可事上帝惡無根也下愚不移信不篤也

問子產使校人畜之池與高柴之啓蟄不殺同一意否先生曰柴啓蟄不殺一生是如此子產偶然如此生機則一

問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與不遷怒不貳過者同否先生曰知有怒與怨則自藏與宿聖人所過卽

化顏子卓爾幾化矣

問先覺之覺與正覺之覺同否先生曰先覺而後入正覺正覺而後証先覺功無先後証有偏全

問事有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讀書者反爲之其病安在先生曰病在不明理旣明理自無爲其所不爲

問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與後世無善無惡之旨亦自脗合孟子辨之何與先生曰無善無惡從太虛一段元初說來告子學入于悟孟子性善

之論使學者有所持循

問孟子云求其放心邵子却云心要放明道先生曰既得後便須放開此意如何先生曰求其放心者使人知有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

問盡心知性朱子未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其意謂盡心必本于知性近儒謂能盡心者自能知性二說孰是先生曰心性二義隨人指點只要本地風

光明白

問殀壽不二脩身以俟之何以便能立命先生曰

殀壽不二脩身以俟自有立命來相待子

問孟子云不媿不怍又云耻之于人大矣敢問必

如何方謂之有耻必如何方可以無媿怍先生

曰知學則知耻知耻而後可無愧怍

問成章後達與下學上達之義同否先生曰姑下

學下學而成章即是上達無兩義

問形色天性之旨何如先生曰學者透此一語學

無餘事卑者認着形色一邊高者認着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即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即仁者人也宗旨

問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朱子云即凡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各致其極豈非徧物以爲知與先生曰堯舜所謂物即曆象日月星辰治水土教稼穡人倫之類不在徧物惟在得人朱子所謂凡物却與堯舜之物爭遠

問陽明先生云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

些致問其粗處安在先生曰予亦嘗疑象山悟宇宙卽吾心語後未見大進總之西江人本色無委婉一味直致如孟氏巖巖亦是粗處

問近世儒者有專祖儒者本天釋氏本心之說以明宗者其旨然否先生曰天外無心心外無天不敢異同

問孟子云由堯舜至于孔子中間若湯若文皆五百餘歲由孔孟至周子中間若楊子雲王文中其年數亦畧相符可謂得道統之傳否先生曰

須要曉得自堯舜至今日道統人人有分箇箇具足但有覺有不覺即覺者亦有分數不可謂此知彼非知此覺彼非覺

問潛見惕躍之旨在人身何如用先生曰昔巳酉予在南都魏敬吾大理常提潛心于淵美厥靈根等語向予勉予當時只忽過自以為潛不知日日時時發露人身日間受用只有一潛字能潛則見與惕躍不言而悟

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

殃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因果感應之理何今之學者于此則忽之于彼則否之何與先生曰否者自否吾不能必之信信者自信吾不能必之否關繫人夙因慶殃何自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

問蒙以養正聖功也養蒙者必何道而可先生曰養蒙在正正在先擇儀形之人易初六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已說盡無餘

問易惟謙卦六爻皆吉若今之有德而遽欲上人

有才而遽欲淩人者其病痛安在先生曰有德遽欲上人不謂之德有才遽欲淩人不謂之才

昔予里有萬石翁者予羡其富渠卽欲然驚曰予敢望某翁萬一渠真知某翁富于彼若眞知性海無窮堯舜而上有聖人那得不謙

問賁于丘園註云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又云陽主義陰主利同一性也何有陰性陽性之殊先生曰得先天性多者屬陽後天性多者屬陰陽主發散如斗墟是也

問七日來復之義何如先生曰七日來復此爲中
根人說有人于此所爲不善開心告語之渠泫
然泣下卽刻來復矣
問人皆有知何有頻復迷復之殊先生曰頻復者
講學先生迷復者不講學先生共一知也在人
蔽錮多與少
問敦復之與敦艮是同是異先生曰今主祭者曰
復位艮則如陪祭者止其所也
問對時育物與傍花隨柳之意同否先生曰同與

不同明道先生知之子且傍花隨柳時看如何作主

問無妄卽眞若欲存眞則爲無妄之藥得毋無病而自創否先生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身有之故如無病人不可服藥若滿身麻木不藉此語

問咸感也感字從咸從心知咸之義者其知性之體乎然否先生曰知咸之義者未知性之體咸人心而天下和平始知性之體咸感也弖豈與人求和平說甚知性體

問初之閑有家與蒙之養以正其義同否先生曰
未有閑家而不養蒙者養蒙閑家一道
問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乃有去佞如拔山者
其故何也先生曰欲去佞所以如拔君子惟有
解解者悟也悟則不以小人待小人所以孚小
人
問懲忿窒慾與遷善改過其用功同否先生曰且
問是誰人用功有何不同
問居德何以則忌先生曰居官有德上之功也居

里有德人之功也大德不德是以無忌居德則忌有已也有已則忌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

問處困則有言不信若遇宗社之變親朋之失亦可以無言否先生曰有言不信在自信何如自信則遇大變自能斟酌

問艮其背何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何以不見其人先生曰此死功夫也若時止時行其道光明何止無咎

問頻巽之人與頻復者有優劣否先生曰巽而後入復小心謹慎之人從此復有機

問豚魚無知之物尚猶可以信感乃有人而有知反不可以誠動其故何也先生曰畢竟未誠在不然不動之一時而動之千萬世

問乾知大始註云知猶主也若然何不云乾主大始而必曰知者何先生曰舍知無主知而曰乾豈尋常知識之知一畫即六畫一卦即六十四卦非知大始如何

問原始反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說與相氏輪
廻之旨同否先生曰信者自同

問繼之者善註云繼言其發也若然則本來非惟
無惡亦且無善此正所謂至善無善者也乃後
學紛紛是非何如先生曰今人曰繼子善而曰
繼即落二義有後與前自然紛紛亦少不得怪
不得他若從空山下走過豈肯謗正道理

問著本無知何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先生曰若
著無知何以使得人筮物無體以人爲體

問洗心藏密其旨何如先生曰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

問即上即下即器即道曰形而上形而下是一是二先生曰在人信得及豈口頭說得是一是二信得者說二是一信不得者說一即二

問天地之大德曰生伏羲氏何以教民犧牲教民網罟先生曰須知天地之德殺亦生也聖賢落地各各有因而來

問天下何思何慮君子何以有九思大學何以曰

慮而後能得先生曰思思此不思也慮慮此不慮也未能九思與慮坐無事牢中等待何思何慮如農夫臥床手弄鋤頭待有秋也

問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先生曰學從淡中入幾從淡中見故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心介如石上交不知有上下交不知有下各各還他本等非知幾不能曰諂與瀆世人從情上逐不諂不瀆君子從性中應

問復以自知與慎獨之功同否先生曰除知無獨

除自知無愼獨

問聖一也何以有乾健坤順之殊先生曰有自少從生知安行者卽乾健也從學知利行者卽坤順也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各從所入至則一也

問易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乃世之學道者專主脩命則云假若識心弁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專主脩性則云鍊氣精粹壽可千歲不明正覺切盡還來二說然否先生曰若眞見性決不做陰靈做陰靈不謂之見性吾輩且從見性徹去

切盡還來語姑置之何如

問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旣巳喪良心矣見君子猶知揜且著則良知似未盡泯也不知此等人意念尚可移易否先生曰閑居不善非是習氣就是意念此俱是可恕惟是揜其不善則以人爲可欺而著其善則以巳爲可欺重重包掩蔽錮日甚眞可畏矣厭然乎謂卽厭倦之意見君子一味天眞消阻閉藏都遮掩不得此處肯一識認色色現成

問大學云絜矩中庸云忠恕其旨合一否先生曰忠恕猶有忠恕可名狀到絜矩則從心所欲矣

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今之孳孳爲利樹怨招尤者皆高明之士豈真自居于不仁者哉先生曰卽孳孳爲利樹怨招尤必是汚下世間人盲誤以爲高明耳

問旣謂之不睹不聞又何容其戒愼恐懼初學于此必得真正入手處願夫子明言其旨先生曰真正入手時時覷不睹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

真戒懼不必言矣

問傳不習乎習所傳也若于傳處有未悟則習從何用功先生曰如未悟且從傳處走劉元城得司馬不妄語便從不妄語入古人得一傳即從師傳實落走悟到末後始開

問未若貧而樂所樂何事先生曰三碗菜粥一領敝袍所樂即樂此昔有人日日燒香謝天地其妻怒而謝曰三碗菜粥何謝爲其夫曰此清福政恐承受不來孔顏承受此清福千古

問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誠如是則匡善救失之義責之何人先生曰看數字則匡善救失未始無人只是不宜頻數予仁文講義另解

問孔子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孟子云伯夷隘二說果相發明否先生曰不念舊惡猶有不念在所以為隘聖人如天形容不得

問孔子不絕互鄉之童子而辭欲見之孺悲其意何如先生曰聖人不為已甚不屑教中眞教誨

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人

尚可為善否先生曰八十尚可為善况四十乎

此俱從軀殼上起念

問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孔子四十而不惑何如先生曰不惑極難此惟孔孟知之我說得透恐未必然

問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同否先生曰亦不敢妄擬惟伯夷孔子知之看自家身子何如

問如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牲亦

可謂能節用矣斷死刑必爲之涕泣亦可謂能愛人矣矣而猶曰不被其澤則何如而後謂之行先生之道先生曰終日蔬食以麵爲犧牲此不過一物得所先王之道家給人足卽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節

問今之講學先生議論微有不合輙忿詞怒色豈辨之弗明弗措耶先生曰忿詞怒色受者借以爲德山棒而施者則裴村甚矣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上卷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下卷

鷺洲會紀

問大學言止至善註謂明德親民皆欲止於至善之地近儒則又謂至善者明德親民之原本乃觀瞻彼之詩則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夫民之不能忘乃親民之極也斯謂止於至善矣不知三說以何爲當先生曰至善者明德之體親民者明德之用至善者性也學以復性爲宗故大學以知止爲始學第一義若以民不忘爲至善

是以功效言矣說明明德卽說齊治均平說學卽說悅說克復卽說歸仁說敬恕卽說無怨真正復性自然民不能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聖賢自考考人實語三說卽一說第一義卽第二義第二義卽第一義

問格致之說不下數十種石經以物有本末一條置之格物之下似謂格物者窮物之本也窮物之本則知所先而致知矣詞不費而意自明往疑陽明先生未見此本故費分疏乃今見石經

者或駁其僞不知何說也請示其旨先生曰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入都門東西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止地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石本可也朱本可也不必拘拘然較同說異

問未發之中陽明先生以爲常人未必有竊疑此語尚未穩當夫本文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因上文言天下莫顯于不覩不聞故指喜怒哀樂之發與未發者明

之若謂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則喜怒哀樂亦常人未必有乎請示其旨先生曰未發之中性也然必學而性始存常人不學則喜怒哀樂不免妄發然妄發亦存濁水亦即清水特人不悟故言所性不存陽明先生之語葢如此非謂常人無也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夜氣幾希與夫梏蹶不受即未發之中竊謂常人穿衣吃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巳發除巳發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

過高常人箇箇有但人未必覺耳
問學貴辨體近時學問似覺混淆耽內養者好談玄遂以玄爲聖學溺高妙者好談佛又以佛爲聖學故昔之二氏皎皎然在吾儒之外今之二氏墨墨然在吾儒之中又不但二氏即孔孟之學與宋儒之學亦似別有蹊徑今遂以儒者之學即爲孔孟之學矣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請教如何先生曰二氏之學當別論若宋儒周程之學正以發明孔孟之旨非別有蹊徑也眞

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與世之真儒體用功夫實無大異卽欲出語著書闢彼亦不過闢得其僞禪耳然又非僞儒能闢也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別養家一般存而不論可也

問中庸曰擇乎中庸又曰擇善夫擇者推擇揀擇之謂曰擇中庸必有非中庸者曰擇善必有未善者舜之好問好察顏之若亡若虛是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處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誣之

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請教何如先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葢學而後有問學即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即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待存守而先擇則是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先擇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魔路去

問孟子教人若與後世儒者不同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充之足以保四海言孩提

愛敬只是一達之天下言不爲不欲只是一無爲無欲如此而已都是從本心充拓將去後儒却要涵養端倪靜觀動察瞬存息養似若更進一步愈覺精密視孟子之學反爲粗淺不知學者將從孟子乎抑當從後儒乎請明示之先生曰孟子之學以盡性爲宗故言知性養性此理微矣若不忍愛敬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者此處當精研擴充是充其所養者養是養其所充者端倪即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充息養瞬

存不昧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樣無兩
樣同此直達同此精密
問孟子教人求其放心註謂放者昏昧放逸又曰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若
謂心要收在腔子裏然孜孟子他日言存乎人
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總是
旦晝之所爲梏亡之耳知其所以放則知其所
以求矣又觀上章嘑蹴不受本心也萬鍾不辨
禮義而受之正是放其本心求其放心只是賢

者能勿麥耳其自爲註解可謂分明不知將從
儒者之說耶抑從孟子自註耶請示何如先生
曰孔子言敬以直內則程子謂約之入身亦直
內之旨也不能直內卽是牿亡約之使反覆入
身來此敎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能識心體
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今能收
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血肉
爲心以一腔爲心如春蠶作繭爲求失放與求
之義遠矣

問主敬之說後儒言之詳矣然觀孔子言脩己以敬即說安人安百姓言見賓承祭即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言敬即說敬人者人恆敬之易言敬以直內即說義以方外皆有着落處儒者謂涵養須用敬便覺着在內邊證之安人安百姓邦家無怨與人恆敬之等語覺不相應請示其義先生曰孔子脩己以敬一語已道盡若子路不問則安人安百姓不必言總不出敬之一字也易言敬以直內孟子言義在內程子言

莫非已也何必諱于言內乎學者果透本性則知克塞宇宙皆此理也何內外之可言內外者體用之謂也體用不二而學貴透體故不得已言內即大學知本之旨此正學之有着落也若執形骸而分內外至謂涵養着在內邊似疑其遺外得無見之未融乎先生又曰謅甫首尾疑體用末言人已蓋謅甫從用處得力即用即體愚謂此聖人光天化日語除人與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守着一腔

光景爲性爲存爲敬于人漫不相涉此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爲人與百姓曰一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百姓敬字還當體貼安字安是彼此相安相樂無怨無猶之義能到處相安相樂即謂之敬切莫錯認善俗媚世爲安爲樂

萃和會紀

先生歸耕十五年即鷺洲會常以病淹蹇不得赴冬約憲副斗墟劉公過泰和弔歐詹錄拜徐邑

侯餘姚人曰仁先生之後暨同邑諸縉紳人士相期過萃和書院竟日先生請于邑侯及諸縉紳多士曰今人家有家之箕裘國有國之箕裘此道此學吾鄉之箕裘也豈可坐視任其隕墜不必它求太宰整菴羅公宗伯南野歐公少卿晴川劉公吾師廬山胡公皆一時大儒其禔身矩範一觀法夢寐自有餘師邑侯徐公豁達開霽余自入境人人誦其慈祥清粹元標常有言曰學道必愛人愛人卽是學道除愛人別無學

道如明公身有之故得民心如是

一友問子在川上一節并引莊子諸語意以夫子言體而莊子言用先生曰且不必從夫子莊子身上體貼君且試設身自家在川上果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否此不已之機自不舍吾輩吾輩自舍耳過此有省不必言體不必言用

一友問中人以上一節意疑近皆語上世不必皆中人以上教似躐等先生曰道本無分上下語云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巧郎

所謂上也然必有規矩入規矩莫過聖門聖門學問稱顏曾顏子有四條繩墨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四條繩墨故至卓爾地步曾子有三條繩墨三省吾身是三條繩墨故聞一貫之傳今貴邑先輩規矩自在且以吾鄉先輩規矩與諸君言先輩多忠厚不見人之過樸實一毫無外飾澹泊無外好此入道之規矩也從此規矩入不必語上不必語下有一日入悟到巧地上下一致

一友問無所不用其極此章言親民下章又言明德則極似有兩致力處先生曰無兩致力也明德到極處則親民亦到極處體極其粹則用自極其神也

仁文會紀

問慎獨即明心明心即慎獨否先生曰獨即心也心即獨也慎即明也明即慎也當下敬謹罔有昏惰非即慎獨乎非即明心乎要之曰獨曰心皆後天不得已而強名之也如人立名立字立

號雖有許多名色總在認面目而已若徒執名字而求人之本來面目是猶指月在手也愚矣反而求之隨處皆獨皆心矣

問格物之說何如先生曰謂爲善去惡爲格者果屬誠意之說也謂如格眼之格者果屬正心之說也以有苗來格爲格者果屬齊治均平之說也葢有物必有則格物即所以窮理也窮理則盡性以至命矣如行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個轉頭時又如貼體汗衫俱脫却单衣一領即禪

空是也即當下一問一答日用一斟一酌何莫非格物乎人顧不反而求之是謂騎驢覓驢也

問乾之六爻先生曰潛見惕躍而飛隨時隨處有之不必拘拘以仕進言也如眼前收斂精神即潛也言動發揮即見也謹廩毋惰即惕也淵蜎機勃即躍也神化不測即飛也彼不潛而見不惕而躍未躍而飛俱亢已

問盡心章先生曰此章兼天命心性與身而備言之性學始終全功也蓋以命爲天之脉天爲性

之原性爲心之體心爲身之主身爲天命心性凝成之軀能盡此心之分量毫無欠缺是卽悟性矣悟性非卽悟天乎能以其所盡者而存之于至久非卽養性事天乎能以其所存者而不二于至變惟知存養以脩以俟非卽立命乎其實一以貫之無知行先後之分也

問不遠復與敦復如何先生曰幾希之微或亡故地卽覺而歸原是謂復于不遠也復言不遠葢在念慮微芒間卽照還原所矣此惟顏氏知幾

者得之知幾則元善不違故曰元吉敦復者即
其所復而敦固不失不啻三月無違永無斁元
之悔吉不待言矣曰敦復與敦艮如何曰復者
失而復還艮者還而不遷復如人之蹔離故土
而輙回艮如人之永復故土而不移艮復二卦
皆爲功夫而造有淺深也品級亦有優劣矣
新安翟程二生同謁而問曰向慕大教未覩親領
今不遠數千里而求先生何以教二子乎先生
曰何教之有即今寒天向火便是大都學問原

是家常茶飯其中難着一毫意思

翟生曰人之靈性在生時靈靈明明死後靈靈明明何以沒有先生曰靈性原無生死只爲人認着個靈靈明明就有個不靈不明妄爲生死耳且此等語是閒話不切身未曾死何以知得靈靈明明沒有

程生曰有脩有証恐落人爲無脩無証又屬茫蕩將如之何先生曰脩者脩其所無脩證者證其所無證今時譚有者沒歸宿譚無者落茫蕩

程生曰夫婦之與知與能與聖人之不知不能有同異否先生曰有何同異翟生曰若以爲異聖凡原無兩個若以爲同又何有聖人愚夫之名先生曰與知與能處正着不得一個知能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惟其知愚夫愚婦同體愚夫愚婦之所以不如聖人者惟其不知巳即聖人

翟生曰明明德一句巳包括盡矣又曰在止于至善所謂至善者何物也止至善者用何功也先生曰若非止于至善何謂明明德這一個止字

不可輕易放過德者得此止也明明德者明此止也若非一止則明德漫無歸着故緊緊的說知止二字孔子一生不肯以禽獸比人在止于至善章則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只欲人知此一止耳翟生曰大學之要在知止其實無可止處先生曰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道光明此止而無止之義也

程生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有作三段說者先生

曰何謂三叚說程生曰謂盡心一章首節爲窮理次節爲盡性末節爲至命何如先生曰只是一盡心則性與天與命都在其中矣更不必復有事與立也翟生曰心如何爲盡先生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

先生語二子曰昔貴鄉有來問學者論喜怒哀樂之未發二句余啓曰自我言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謂之中二子之意若何

二子答曰此先生本體即工夫徹內徹外之學但中和之體着不得一毫人爲請問何以謂之致也先生曰惟其不加人爲故曰致翟生曰人亦有不中和時否先生曰知得不中和便中和矣此一知外別無致也

程生曰萬古學脉不容一息泯滅先生身任斯道覺世之責無容辭矣先生曰萬古學脉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即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道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

則喪天地之元氣矣

新安王文軫冒雨雪渡番湖千餘里而造先生之門先生問汪君疇彼時來意軫答以在饒作四郡大會祝師主教有一友歌水盡山窮孔孟鄉祝師問如何是水盡山窮君疇答語稍涉支離祝師逼之因憤泣而別以造先生之門先生因詰軫曰父母未生前天地未生時山水在那裏軫曰請先生指點先生曰若有指點便不是水盡山窮

先生問軫何時進步何師開示軫曰丁酉南都叅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闇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爲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醒先生因點軫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

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做故此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先生曰此可與透身貼體有工夫來的商量若是初學茫茫蕩蕩且與說去

把捉做工夫不妨

問顏子四勿顏子當時如何受用先生曰禮者體也視聽言動無非此體也若與下根人說遇非禮且禁止勿視聽言動軫曰禁止勿視聽言動亦是此體先生曰如此方是克巳巳克復禮禮復不落邊見

先生問軫平日日用如何用工軫曰軫把書冊放開萬緣齊斷反觀實際裏地反而又反叅而又叅不敢放鬆直須親証先生曰如此方是實學

不然只徒口耳說空頭話不惟悞人亦且悞巳

問世人講學參究不到機緣未熟動輙以罪性本空煩惱卽菩提以至流而爲無忌憚先生曰煩惱卽菩提是點人尋菩提非教人一任煩惱去也軫曰煩惱性空眞菩提路非知罪性空而故犯之謂也先生曰菩提性空煩惱亦性空故曰煩惱卽菩提

問軫未能齊得家使風移俗轉還是反巳欠眞先生曰你要轉移他作麼你要去齊便多了一件

事。軫曰雖然如此不能恍親信友根于不能明善誠身是以未孚于家邦也先生曰學問只是家常茶飯只是如此去便自是孚信自是默默轉移

軫述南都一日楊老師召飲席間楊師問曰載仲一飲一食是工夫否軫曰也是工夫楊師曰多了也字你還信不過無不是工夫先生曰此處須要有個理會若放飯流歠恐于聖賢動之以禮工夫又欠此飯食時無一毫飲食意方才是

工夫

問屠兒立地成佛先生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叫人回頭話不說拏着屠刀立地成佛也今時流弊剽竊兩句話頭屠兒立成佛煩惱即菩提甚至婬房酒肆俱是道場彰曰有箇笑話與先生道之昔有一妓喜談禪人笑之曰爾既禪仍何耽于花柳妓全無慚色笑而答曰我色身與交我法身未嘗與交也今之學者即此之類先生大笑曰此笑話極有警醒依愚見不拿屠刀

更好若只管殺人放下立地成佛還是半路脩行與不殺者有間此是提醒人轉殺機爲生機

軫問曰若離塵絕俗却非吾儒在世出世正學幾流于二氏居塵不染方是出塵先生曰超得世然後經得世若不能經世而曰出世是壞世間相也且爾猶有個二氏見在

友人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一至今人日月一至也難得先生曰欲仁仁至此至即一息萬年若究竟大休歇地我且無又安有不仁我且

無至又安有不至此可與知者道

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教仲弓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家邦無怨今人放于禮法之外任家邦人怨都不管

軫問吾人在一家不能發生一家在一邦不能生發一邦還是自家生機不曾透露先生曰易經自強不息即繼之以厚德載物若非厚德載物便非自強不息若能乾坤合德隨處自是春生

軫曰首出乃可統天統天方是首出天且在範

圍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先生曰究竟到此天卽
我我卽天範圍曲成一齊俱到方是首出庶物
萬國自是咸寧
問學須是不離知見亦不立知見先生曰不離見
聞緣超然登聖地故仁知之見知百姓之不知
均爲失之故曰君子之道鮮矣顏子卓爾而末
由孔子有知而無知始得
問告子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真乘上語
先生曰知之爲知人固易知而不知不知不知之知

爲眞知也

先生問陳光庭善點人畛曰以至簡至易點人從之者衆先生曰聖人示人以易知易從人尚不肯信況示人以煩難乎引人入門不可不簡易上根之人得之自不肯放過下根之人旣巳入門必使之鑽研持循鞭策向裏自得則可不然泛濫無從拘檢不幾于放浪也耶

問世間形形色色俱是天性何以又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似學者不得輕易冒認先生曰今

人說學者只講上一句便了再不譚下一句孔子教顏子一日復禮天下歸仁而即曰四勿有四勿工夫然後踐耳目口鼻之形非孟浪語也學須着實理會體貼求踐形方有少分相應若徒曰形色天性以虛見解承當而不求踐形是爲行屍走肉活死人故孔子曰罔生奚可

問易曰百慮而又曰何慮如何會合先生曰思即何思慮即何慮本爲一致爾若會合則二之矣

侍先生夜坐先生示軫曰予生無包藏掩覆長短

隨人自見只是一生一世無論做一官卽盡一官之職而不敢有位外之妄想隨時隨地不敢放倒至于事事一切無礙余無世人此大手段也

先生問軫近來日用何所用工對曰軫向學十餘年志頗豎立捹下生死併歸一路雖早聞師友上乘之教而未嘗不做下下乘工夫先生曰予知載仲用過工夫來

問時習工夫日間是時習夜間如何時習醒時是

時習睡時如何時習夢時是時習不夢時如何時習先生曰晝時即晝是時習夜時即夜是時習醒時即醒是時習睡時即睡是時習夢時即夢是時習不夢時即不夢是時習通乎晝夜而知至爲直截至爲明白載仲于此無疑否曰信
問佛家何以謂不思善不思惡先生曰今人胡亂做去一切善惡都莫管此儱侗學問也而佛家之意以惡念不起善亦不可得而名如吾儒渾然至善于此坐斷路頭即吾儒知止而定靜安

處得非求灰斷果亦非能侗佛性

先生問到不得措手處還有工夫也無軫曰無工夫先生曰仍須要退轉來軫曰有工夫而不落常無工夫而非落斷爲而無爲謂之無工夫也可先生曰就說有工夫又何不可

劉犇生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是何物先生適見門杠揖以示犇生此是何物荅云是門杠師曰伊幼時認得是門杠今日亦認得是門杠郎此大人與赤子心何異人人有赤子之

心人人是不失的惟大人認得是赤子之心故
有工夫說不得無功夫說不得必有功夫後始
曉得無功夫曰何謂大人曰即上章言不必信
不必果只一義通透千了萬當只便是不失下
章養生送死可以當大事只此便了生死大事
只便是自得故上下章說俱可玩

汪君疇問仁與文有同異否先生曰仁者人也能
知人即仁仁即人則所謂文者自不言而喻矣

君疇問學問要虛而後能受先生曰是則是然虛

非易得到必有見而後能虛昔人之都下者寫家書曰之都門見宮闕崔嵬百官之富一則曰我家大不如也彼見都下故真知家之不如如今人有百石之貯見萬石之儲者却氣便欿然至于吾輩說到道理却便胸中虛不得總之不悟

問不孝有五章先生曰此一章我看來個個蹈此章只是匡章不曾子所謂惰者是不莊敬嚴肅予輩不莊敬嚴肅卽是惰其四肢好貨財私妻

子予四十以後因留在吾母身邊出入不便故吾母亦有不得知者非好貨財私妻子如何從耳目之欲無論好古董日日在從耳目之欲好勇鬬很不受人言即是鬬很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

問四時行焉如寒暑災祥亦可謂之行乎枯槁殘落亦可謂之生乎先生曰無寒暑災祥不謂之行無枯槁凋落不謂之生此其所以爲天之大順要知寒暑災祥枯槁凋落罔非天意而後爲

天之大

問西銘先生曰張子此書千聖心傳總在于此余近日于尊高年所以長其長註曰長其長所以尊吾父也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註曰幼其幼所以愛吾子也即此是老安少懷之旨學者身體此章更有何事或問曰昔人云此張子見道未能了得道先生曰予性鈍含此無了法

先生曰予是日有悟朱夫子格物之旨朱子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朱夫

子葢世聰明豈不能先從身上悟萬物備我之旨而乃從諸物下手至如陽明以格竹子數日幾至嘔血而剽剝格物之語似朱夫子抱冤千古

君疇歌無有作好尊王之道至會其有極因請問其旨先生曰人只是一箇好惡橫于胸中只是作再不是尊曰何以爲尊曰只在會其有極自然歸其有極會者會通之謂不會又安能尊

季夏念六日先生集于書院曰諸友適問有何商

量軫對曰軫適歌時人不識予心樂諸友商量樂字未竟其義請先生教之先生曰若識古人樂處先于古人憂處有真樂者必有真憂少頃汪君疇歌學到嬰兒學不休天機滚滚自川流先生指詩示之曰此詩形容極妙諸君透得此詩學問盡之矣君疇曰學問本自簡易而人不肯承當反加許多作爲望先生仍要加鞭策先生曰學問要人自信自得若平居精神不真今日在會堂逞一番議論終屬傀儡全要在自家

信曰自信明曰自明得曰自得成曰自成先生又曰學者仍未有進門者在如何就說上乘處且于平常體貼家庭向日處不來今日覺處得來向日拋不下今日稍拋得下向日執着今日稍不執着以漸入佳境所以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只是常常會會朋友自有進步

錸佛會語

先生坐間目趙生曰學問要信君最是頴悟高底只是欠一叚信處不要自負聰明不信講學郎

天命之謂性一句亦不能領畧據子資性高處作何理會趙生未答諸友亦不能發先生隨占詩二首示之其一天命由來自渾成無思無慮亦無營諸君欲解其中意請聽枝頭蟬噪聲其二無奈時人只浪驚枝頭傳語最分明千秋只在目前了凡聖何曾有重輕先生顧君疇與軫曰漏泄殆盡矣諸友時時會會自有無窮妙處非是我作會不加鞭策中間幾友便有幾樣不同今日只可與知者道中間有不知者如痴人

面前說夢此上乘語難與人道又恐怕窮人之
短我日日與朋會只是說家常茶飯只是且將
笑談親俗子諸君日後纔曉得我今日話說少
頃又示諸生曰若果上根之人悟得透信得及
隨時隨處搬柴運水無非道場屙屎撒尿都是
佛法信手拈來頭頭皆是又有甚麼說得
樂安朱家相問性無可名奈何名中有中可名卽
發也何又曰未發先生曰性無可名名之曰中
予謂中無名還名性人又曰性與中俱無名還

之大虛請觀大虛是未發已發

家相日至善太極也請問太極上容得止字否先生曰太極上容得止字是頭上可安頭矣既悟太極㫮子還家何必思鄉要說甚止

家相問未發已前寂然無象一着于觀便屬發矣欲不着象更何措手先生曰發在何處誰爲觀者兩手觀脉請君自診是寒是熱更不必問我措手

問格物爲窮理朱子之言何如先生曰天下古今

惟有此一物此一物未格以意知屬泡影天下
國家屬泡影朱子窮理豈肯遺此一大物
問寬裕温柔四句一時俱到豈無妨乎工夫自有
調適細發以示先生曰有盛饌于此酒肉百味
一齊俱下有歌者于此宮商角徵一時俱發彼
豈味味而調一一而適下面曰溥溥淵泉而時
出之可見此義矣
問不覩不聞性也微有戒懼即落覩聞矣先生曰
有落覩聞之戒懼有不落覩聞之戒懼真透不

覩不聞之體卽落戒懼亦不落戒懼若嫌戒懼之跡一味任情豈有此理

先生謂胡珩昌曰看汝若走些道路來試言之昌曰始以病學玄是有爲法旣而得方養陽無爲語近禪近儒覺若心中停當然終不濟事至從事王塘師始知從前俱錯用工先生吟曰一副臭骨頭猶自作功課我只裏如今動也如是靜也如是人來問學隨口應答絕無擬議然可與言者不時集只是坐臥此屋下並不向人退閑

口且學問無奇異你看我日用物來順應何曾有纖毫意思你若自家沒頭腦只管悟奇悟妙去何處尋反擔閣了一生昌曰如師所言亦是假煉得來三折肱方是良醫先生曰然復嘆曰當今學問如王塘翁時時轉手老而彌篤真人所難及

先生一日又曰你如今自家欲對病用藥作些甚麼課程曰只是蠢子作蠢事念起時則忘之散亂時則存之不自知可否曰或應事何如曰那

師所云絕無擬議此語甚妙願師指教師示以新刻學庸商求曰即此便是更無有可指受處

趙友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執中無權同否先生曰夫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是權上面階級孟子云執中無權是楊墨人我階級聖賢言語俱是權立教無實義與人若又執一說來比擬同否是以權字爲實矣

問孔子不言輪廻否先生曰夫子學而時習之即言輪廻說時習即說悅說中和即說位育何言

夫子不說輪廻

問顏子卓爾地位卽鳶飛魚躍境界否先生曰顏子卓爾地步卽鳶飛魚躍意至末由且并鳶魚高堅前後忘之矣

問定靜安慮畢竟自家不見得爲是先生曰定靜安慮若以不見得爲是見得非是畢竟落一邊學無見無不見

問誠者自成也欲自成不得不誠先生曰誠者物之終始今欲自成不得不誠此語有病誠者自

成也知自成而後能誠

問未發時言極深研幾何如先生曰旣說研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與未發似不可同日語

戊申六月珩昌懷疑重踁復過師門先生一見大喜曰吾子于所學何似吾念子甚于子之念我吾近來全無別事只是此一件緊切研磨時刻不容已丈夫生世間具耳目口鼻之形所以異于物者以有此學耳學莫先于立志千古聖人

具是一箇肉身漢子只是志不肯作凡夫単刀疋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語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吾以爲不至聖死不休也昌爲惕然

先生曰學人皆有方便路脚跟到處勝境可言子一一告我昌啓曰處處是路舉目茫然政向師門求指南耳但常多以見解承當而習氣難化事理兩障功夫難用學問只是怕犯手才下手時難調停先生曰我數年頗悟得真信本來面

目直是撒手懸巖曰所謂不須防檢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乎曰卽有時防檢窮索亦謂未嘗致纖毫力也爾若不悟眞性失枝落節未有不犯手者爾以爲耳目手足是爾形骸不知有超于形骸者是爾本體是爾眞性此處如何措得手然日用間必有事焉是事也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耳

習氣難化此語極細熏染自夙劫中來卽千古聖賢難于頓消我輩惟洗心退藏于密二六時中

一語一默證得莫非真性妙用是所謂純乾首出羣陰銷落縱不能淨純然旋迷旋覺旋覺旋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漸次鎔化漸自清明何爲我累然此內消息自家探討愛莫能助爾

學者多湊泊知見播弄機神猜想本體擺布事爲安排道理以此不得出頭不知于無倚着處豁透得會虛而靈寂而妙事理兩忘順帝之則安有爲所障者

天地萬物皆生于無而歸于無一切蠢動含靈之

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以形器上布置無根而插花竹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

性無體眞無體妄亦無體悟性者逐妄妄也尋眞亦妄也悟眞妄了不可得則見性矣蓋性無爲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故曰極深研幾

極深研幾是克復以從乾則無妄矣無妄之卦乾在上也乾元資始統天純乾首出豈有妄哉乾坤之轉旋星辰之躔度時運之推遷萬物之生死以及一念之起滅變幻皆氣也故孟子道性善必曰善養氣養氣寧有大異只是直養無害故自充塞宇宙常受屈子云一氣渾成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是善養引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氣機之流行也故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然孰運旋是

推行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之所以常
流也
學問要出頭自家一條性命自家尋向上去只被
世情埋沒了置此身于窠臼中硬着脊梁闊着
脚步昌曰必先能舍得性命方能脩得性命先
生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高明之士多薄倫常爲粗迹不知此無虧欠可云
粗迹一有破綻是爲罪業
學須徹底一悟乃能一悟便了此體無聲無臭乃

無證無脩末學以知見爲悟悟後脩不容已以此透體入微自當離筏登岸所謂知之一也所謂成功一也

問學問一識心焉盡之矣先生曰識箇何物視而未嘗視也聽而未嘗聽也觸而未嘗觸也不必離根只不逐根是卽謂之收視返聽離形去智同于大空

問未發性也已發情也然遍滿乾坤是發則終日見情念遷流卽聖人以至途人一乎曰非然也

聖人真性湛然有情而無情故情契于天則衆人爲情生爲情死生死相續只是塵情不斷

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成纔說克治防檢便云紐捏造作日用穿衣吃飯卽同聖人妙用我切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别也豈止遠千里哉

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自一體便自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齊王有不知其心之所然也

性如有毁則天地何以有古今性如有漏則木石

未嘗無知覺故我盡性則萬古常存萬物一體
益一性裂爲七情情盡而性盡則薪盡火傳歷
萬劫而不磨性盡則物性亦盡任元化之推遷
與品彙而同春

未得道高着眼既得道平着眼今人眼孔小少得
爲多目白無人可爲大戒

凡人言致虛是落虛境言守靜是落靜境言不落
則又落不落之境故古之立教者旋言旋掃

問佛氏輪廻因果之說先生曰欲躲輪廻亦是輪

迴欲除習氣亦是習氣若悟此真性則輪迴習氣一時俱淨雖曰出離生死本自無來何曾有生亦自無去何曾有死此是實語豈欺我哉

聖學不言無生只言知生恐槩引人出世滅視倫常不成世界耳以天下歸仁卽太和元氣之在天地便是極樂國土故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以死生爲常事其旨微矣

學問功夫綿密光景烱然現前要常含光弢頻嚴加保護倘未穩證陰魔潛伏損智奪慧道眼開

而復翳故往往超悟易得而成就者難

南皐鄒先生會語合編下卷